

《苏曼殊年谱》(三)

马以君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二十一岁

2月中旬(一月),在惠州破庙,不堪僧家生活之苦,窃取其已故师兄遣凡(法名“博经”),在广州府雷峰海云寺的戒牒,及其师银洋二角逃走。自此便以戒牒所署的“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自称,并取法号“曼殊”。*

* 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那所惠州破庙“井臼躬操,全无他人,且贫无隔宿粮,日持化缘为活。曼殊到后,则代其师下山沿门募化钱米,日以为常,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以果腹。曼殊知不可久留,一日乘其师他往,遂窃其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师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柳亚子《苏曼殊年谱》:1904年“2月中旬(旧历正月初),居惠州某破庙,不堪为僧之苦,乃乘其师出外募化时,窃已故师兄南雄州始兴县赵氏予法名博经字遣凡者,在广州府雷峰海云寺所得之戒牒以行,……自后遂以牒上所称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自命,并署别号曼殊,曼殊之名大概自此始”。

自惠州步行至广州,转乘轮船到香港,重返中国日报社。*

* 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曼殊离开惠州,“步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路上已不食三日矣。言时形状惫甚,且索食甚急,陈遂令人煮粥饷之,恐其不能胜食气也。自此重寓报社,日服僧衣,更鲜外出。”但罗建业不同意这一看法,在《苏曼殊出家之谜——一个弄假成真的和尚》中认为,曼殊惠州之行的往返川资是由陈少白供给的,甚而那袈裟度牒也都是由他弄来的,至于度牒上的赵氏子,恐怕世间上并没有存在过呢。曼殊自惠州回港以后,便以沙门自居,竟将借此僧侣之伪装,以掩护他的秘密工作。所以他并未有真真正正的做过和尚,只是一个挂名和尚罢了。罗建业的说法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抱不平,欲借手枪击杀康有为,为陈少白力阻而辍止。*

* 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庚子汉口之役失败后,哥老会龙头杨洪钧、李云彪及其徒左仲远等,亡命香港,他乡落魄,日向识者借贷,以为生活。惟杨、李等先已于己亥年投入民党,同谋革命,后受康党所诱,中道脱离。陈先生念系旧识,怜其潦倒,时相资助,如是者有年。及甲辰春,康有为归自海外,筹有巨款,养尊处优,寓港云咸街,由港政府派印捕守

卫，门禁森严。港督以康有为为一时闻人，且属政治犯，相待颇优，宾朋宴会，辄邀与俱。适杨洪钧患足病，求助于陈，陈送之入港医院就医。病稍瘳，欲回上海，而苦无盘费。有劝之告贷于康者，如言而往，数日不得一面，唯孤坐室中，康则匿居楼上，拒不相见。亡命之徒，既遭贫病，复受揶揄，因之忿不可压，出言颇不逊，使康闻之。康命印捕挥之出。杨不服，印捕推出门外，而殴之。杨不能敌，惟有涕泣以告路人耳。既归，遍告同人，皆大忿，遂搜集事前康党所立抚恤党人单据，谓其食言而肥，假公济私，控康于香港政府，港督不值康之所为，限康三日离港。当时闻者，以康丑态百出，莫不哗然。而沉默若愚之曼殊，则变为义愤填膺，泣向陈先生求借手枪。询其作用，则以康欺骗人，残贼同事，凡有血气，当应除之。陈劝其勿尔，且谓枪有登记，未可轻假，苟有意外，则牵动不少。固请，惟婉言谢之。曼殊不得已，喏然而退。事虽未成，其爱护公理之心，富于侠义之情，于此可见一斑矣。”陆丹林《苏曼殊与康有为》：“曼殊从惠阳的废寺落发做和尚不久之后，住在《中国日报》，终日无事，只发牢骚。那时正值庚子汉口反满之役失败，哥老会龙头杨洪钧、李云彪等亡命到香港，靠着借债度活。杨等本是国民党，后来转入保皇党，陈少白念他似是旧同志，常常资助他。当时康有为适从国外返港，筹得巨款，住在云咸街，养尊处优的过党魁生活。杨等到港后，即有脚病，少白送他入院调治，将近痊愈的时候，想着返上海，可惜没有盘费，有人劝他向康有为借助，他就趾趾前去，走了几天，都会不着康面，只在客厅里呆着。又复生病，且遭揶揄，便怒从心上起，在康寓破口大骂，使康闻着，康喊门警把杨驱逐。杨更愤恨，与门警相打，杨不敌，只有痛哭向路

人申诉。返住所时，又向同居人诉苦，于是搜集康有为所立的抚恤失败党人规约，假公济私的事实，向官厅起诉，结果限康三天内离境。当时苏曼殊闻着愤恨异常，即向陈少白借用手枪。陈问他借用手枪干什么？苏曼殊说康欺骗世人，残戮同志，凡有血气的不能忍受。陈劝他这事做不得，手枪是有登记的，不能借用，万一出了意外，牵累很大。觉得有志未逮，异常懊丧。事情虽不能成就，但曼殊疾恶如仇的心志也可知了。”

3月中旬（一月下旬），在香港新福利源栈，遇同乡简世锡。世锡回沥溪告知苏杰生。时杰生病重，托世锡重赴港劝归。然却托故不返。*

• 苏维禄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

柳亚子信：“曼殊于杰生未死前一二日，在光绪三十年元月下旬，已到香港，住新福利源栈。留居数月，为乡人简世锡目见。廿七日，简由港返村，亲来舍间，告知家伯。而伯已病重，遂着简世锡即午开港，叫子谷回家。次日，世锡多方苦劝，欲与之回澳门上船，子谷对简云：身上无钱，请伯先回，吾往友人求借，然后回去，如无钱而还去，更觉为家人看小矣。此曼殊因穷困及做革命事业，恐连累家属，而未有还家之故也。”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枪击康有为事》：“曼殊居报社，一日，其兄苏墨斋偕一人来，谓是曼殊之父，欲见曼殊，曼殊匿居房内，坚不肯出，劝之再三，惟唏嘘不答，似有难言之痛者。据当时所闻，曼殊之母，原为日妇，其父弃其母而留曼殊，曼殊痛母之无依，愤父之忍也，故不认之为父云。”柳亚子《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笺注》：苏维禄来信说，“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旧历正月二十七日（3月13日），曼殊在香港，偶至新福

利源栈，为乡人简世锡所见。世锡归告杰生，时杰生病重，托世锡即午赴港，劝曼殊归，曼殊以囊空不愿。……曼殊不肯还家的原因，大概他和杰生亲子之情，本来不甚浓厚，杰生又和河合氏绝缘，而曼殊是认河合氏为其生身之母的，自然更多隐痛了。维驥却说，曼殊和革命党来往的关系，怕连累家族，所以避家若浼，这当然是有一部分理由”。苏惠珊1969年11月12自香港复孝明信：“先父逝世时，家人曾托一位世叔简世锡公，寅夜赶来香港，寻找曼殊回乡奔父丧，曼殊问世叔简公说，父亲在世乎？公答曰，已去世。他说，父亲若在世我即回去，今云父亲已去世，回去无甚意味。他竟然作了不守孝之子，不奔父丧，想其因不欲与婢辈相见”。实际情况可能是，简世锡在新福利源栈遇见曼殊，回沥溪告诉苏杰生，苏杰生即着维驥随简世锡到中国日报社找曼殊，曼殊却托故不回。柳亚子在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欲枪杀康有为事》所加的按语说：“曼殊甲辰居香港中国报社时，墨斋似尚留学东京，无缘至港。又据维驥所称，杰生亦无亲诣香港欲见曼殊事。意者，即为杰生在沥溪病亟，嘱其乡人简世锡促曼殊归里省视，而曼殊不肯从之一幕欤？”

3月15日（一月二十九日）苏杰生在沥溪病逝，终年六十。曼殊及其兄苏煦亭均无回家奔丧。*

* 苏维驥1929年1月21日自沥溪复柳亚子信：“到旧历正月二十九日（3月15），杰生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岁。……杰生病逝时，曼殊在香港，知父疾，无奈困于贫，竟无面而来，盖悲家人看小之也。家伯歿日，想曼殊不知，又疑简世锡慌言，故未归家奔丧。”苏煦亭1929年1月15日自

本复柳亚子信：“先君逝世时，煦亭与曼殊均不在广东。”

仲春，离香港至上海，到国学社访叶沔。有意南游。*

* 陆丹林《记曼殊出家及枪杀康有为事》：“曼殊在港，居恒悒悒，欲再赴广州，重入空门，商诸陈（少白），陈为之重置僧装，贻之数十金，以壮其行。”叶沔1929年6月12日自北京复秦毓璠信：“甲辰春，弟在上海国学社，苏君突来，已改僧装，自云在西湖灵隐寺受戒，并举头上灸痕以相示。且云，将往暹罗习梵文。与弟盘桓二日，即飘然去矣。”

春末，得亲友资助，自上海启程到暹罗，跟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应聘于盘谷（曼谷）青年会。*

* 《潮音·跋》：“庄公（按：罗弼·庄湘）为整资装，遂之扶南（暹罗），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按：关于南行的费用来源说法不一，今从《潮音·跋》）复“应聘……盘谷青年会”。《梵文典·自序》、《梵文典·启事》：“衲早岁出家，……继游暹罗，住龙莲寺，逢鞠罕磨长老，长老意思深远，殷殷以梵学相勉。”但罗建业对从乔悉磨长老学梵文持不同看法，他在1977年1月18日自香港致柳无忌信说：“大师甲辰南游，往返虽无确期，惟计自春末至上海，逮六月至长沙，中间余下的时间充其量亦不过两月多。他南游目的地为锡兰，途经暹罗，逗留当不会太久，行色匆匆，那能抽得时间向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据《梵文典·自序》亦只说长老‘以梵文相勉’而已”这一看法，‘近见慕谷璧的《曼殊评传》，

其所持论不谋而合”。（按：罗建业说“南游目的地为锡兰”，不一定是曼殊当初的出发点，而是行程后的概括，故所说未必成立。

在盘谷，与西村澄讨论绘事，并互以图相赠。*

*《画跋》：“癸卯南游，客盘谷西村澄君过我，以《耶马溪夕照图》一帧见赠，并索予画。予观西村杰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诚为空谷之足音也！遂纵笔作此答之。”柳亚子《关于曼殊的画》：“曼殊癸卯无南游事，南游暹罗在甲辰年，此癸卯当为甲辰之误。”

从暹罗赴锡兰，感触无限。*

*《画跋》：“甲辰，从暹罗之锡兰，见巍峨落日，因忆法显、玄奘诸公，跋涉艰难，以临斯土，而游迹所经，都成往迹。予以繫身情网，殊悔蹉跎。”《文学因缘·自序》：“忆昔舟经锡兰，凭吊断塔残垣，凄然泪下，有‘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句，不亦重可哀耶！”

在锡兰，应聘于菩提寺。*

*《潮音·跋》：复“应聘……锡兰菩提寺”。

访表叔林北泉。*

*忘机《记苏曼殊》：曼殊表叔林北泉“后在锡兰营杂货店”，“苏曼殊到锡兰时亦住在其店中”。

体察僧侣生活。*

*张卓身《曼殊上人轶事补遗》：

“曼殊谙梵语，治内学。尝西行至雪兰，参访名山有道之士。东归后，余叩以彼土如何？曼殊曰：‘其国人民颇重僧尼，礼敬供款。每晨辄以米饭、鸭卵，陈于门巷，家家如是。缁衣人过而槁饿，可自取食，无须向主人募化也。’李一民《曼殊遗闻》：“曼殊游锡兰，驻锡菩提寺。彼邦俗尚，以僧侣为最尊，受十方供养，寺中不置香积厨。住持每日两次，率僧众，被袈裟，敲法器，招摇过市。居民闻声争先出，各以饮食献，且跪拜迎送之。僧众不为礼，礼之必受唾骂。盖所跪拜为袈裟，而非僧众，袈裟谓即佛之帜也。”《燕子龕随笔》：“余至中印度时，偕二三法侣居芒碯山寺。山中多果树，余每日摘鲜果五六十枚啖之。将及一月，私心窃喜，谓今后吾可不食人间烟火矣！惟是六日方一便，便时极苦，后得痢疾，乃知去道尚远，机缘未至耳。”又看到“缅甸恶俗极多，有种族号曰‘浸’，居于僻野之山社。凡遇其父母年岁老者，筑台一座，甚高，恭请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壮男女相率而歌舞于台下。老人从台上和之，至老人乐极生狂，忘其在台上歌舞，跌下身死，则以火焚葬之，谓老人得天神之召，为莫大之荣幸也。”

第三次受戒。*

*李一民《曼殊遗闻》：“曼殊居噶班日，秀水龚藕生偶叩以受戒时之情状。曼殊曰：‘师言不可为外道，违则不利于己’。藕生黜之不已。曼殊乃盘膝上坐，加白线毯于和服上，合十作态，竭尽现身设法之能事。不意翌日晨起，左小臂上受戒处之疤痕，尽发红肿，备受诸痛苦，历旬日始愈，此事藕

生为余言，余询之曼殊果然，诚大奇也。”

黄钧《书曼殊大师》：“曼殊离实业学堂前一月，曾邀学生饮于徐长兴。”食已，同赴摄影留别，师于所乘舆中取袈裟披体，则俨然沙门也。群又骇怪，谛视其帽，察知发辫固为髻物，其平居不露头，至是始恍然，相与大笑。师曰：‘吾年十五，披剃越南某寺，师某圆寂，遗书摺扇一柄，吾旦夕抚视，如睹威仪。随取置胸前，摄心影中，字画宛然，此象今亦不存，视吾师之尊其师，即一扇之微，亦什袭藏之而不欲弃去者，有愧色矣。一日，师以其皈依影片示余，盖摄于越南某寺者。袒右肩，坐大树下，臂间戒疤，隐约可辨，与此土苾苾，焦煇其脑者，其制有异。余方年少，不省问道，相对默然。’柳亚子《曼殊的戒牒问题》：黄钧“此数语大可研究，因为照他的意思讲来，中国僧人受戒的疤痕在头上，而越南僧人受戒的疤痕则在臂间的。把李一民和黄梦蓬两篇文章中所讲的话联系起来，不是可以证明曼殊确曾受过戒，但地点不在中国吗？”秋波《苏曼殊臂上有香洞》：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教授时，穿着西装，一到卧室，便换上破旧不堪的长衫。左臂上有九个香洞，是皈依佛教时所留的。”陈去病《与柳亚子论曼殊身世函》：1904年，“曼殊遨游新嘉坡诸地，撮有小影一幅，居然乾竺国中小沙弥也。”柳亚子在《附记》中更正说：“新嘉坡摄影当是锡兰之误，原版《潮音》有僧装小影一幅，下署‘曼殊阇黎狮子国造象’，狮子国就是锡兰。”

夏末，回至广州，为念安绘《茅庵夏偕隐图》。*

*《画跋》：“甲辰，南归岭海，风雨连绵，故友念安属作《茅庵偕隐图》。”

7月（六月），至长沙，访秦毓璠于金线巷，应聘任湖南实业学堂图画教员，与张继（溥泉）（教地理）、杨德邻（性恂）（教国文）、杨守仁（笃生）（教历史）、黄克强、李昭文等同事。学生有黄钧（梦蓬）刘建烈（克家）、张子仲等。疑参加华兴会。*

《潮音·跋》：“应聘长沙实业学堂”。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甲辰夏，余赴长沙，任实业学堂教务监督，与黄廛午立华兴会，谋举义。夏秋间，曼殊突然至，问其别后事情，渠谓‘去冬别后，溯长江入蜀，祝发于某寺，窃度牒而逃。（此余记得甚清楚者）。云游西藏、印度、缅甸、暹罗各国。知君等在湘（此言未知真否），特来相访。’时曼殊旧友翁又巩，黄廛午、谢晓石辈皆在湘，因留曼殊任学堂教课。”柳亚子认为，“此印度疑即锡兰，而西藏则恐怕又是玄虚了”。黄钧《书曼殊大师》：“湘南实业学堂，创建于福建翁右工，时甲辰春季也。六月，曼殊来自海上，授自在画”“师在湘之日，习用大红名刺，署‘博经’二字，即其苏姓子谷，亦多不著。”蒋君章《革命奇僧曼殊上人》：“作者为本志（按：台北《中外杂志》）写百战功高黄克强时，提到克强先生在长沙明德学堂（按：疑为实业学堂之误）任教的同事中，有一位教英文的同事姓苏名玄瑛的，后来华兴会成立时加盟的会员也有苏玄瑛在内。……曼殊上人，就是苏玄瑛。其实苏玄瑛在长沙明德（按：疑为实业）时，已经出家，法名就是曼殊，但在教员名册中署的却是俗家的姓名。”撰有《自在画·叙言》。

*黄钧《书曼殊大师》：曼殊在长沙实业学堂，“居半载，不常入讲坛，草《自在

画·叙言》一篇，长千余言。生徒皆妙龄初学，不解画，于理尤茫然。师操粤音，复短于言辞。群以为画师之文，无足补者，故其不传。”

诵石达开诗句，并时绘画自焚。有《远山孤塔图》存世。•

• 张继《题李昭文所藏曼殊画〈远山孤塔图〉》：“清末甲辰，余与曼殊同寓长沙实业学堂，曼殊日闭居小楼，少与人接见，喃喃石达开‘扬鞭慷慨泣中原’之句，并时作画而焚之。此幅乃昭文兄破门夺出，”情绪浮凄。曼殊作时，不知流几多眼泪也？李昭文《题曼殊〈远山孤塔图〉》：“此幅为曼殊在湘时所作，欲火之付冥中某女友者。余戏夺而取之。曼请为余另绘，因挟以为质。未几别去，不复相见，此画遂留余手。”

时与杨珩来往。•

• 许瀚1928年10月17日复柳亚子信：“我慕大师之名很早，我的一个外叔祖父杨珩（字玉壶，清名士，湖南澧州人，遗著有《退园文集》及《退园诗选》等），生前即尝津津道之。惟我时尚小，到今多不复记忆。只还记得其在‘岳麓答大师’一诗有云：‘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闻其时盖一寓于岳麓，一主讲于湘垣，相隔只一江之渡，过从颇密也。”按：曼殊平生不多喝酒，诗句疑有误。

至衡山，夜宿雨华庵，作画《危崖》赠老僧。•

• 《画跋》：“癸卯，参拜衡山，登

祝融峰，俯祝湘流明灭。昔黄龙大师登峨眉绝顶，仰天长叹曰：‘身到此间，无可言说，惟有放声痛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亦作如是观。入夜，宿雨华庵。老僧索画，忽忆天然和尚诗云：‘怅望湖州未敢归，故园杨柳欲依依。忍看国破先离俗，但道亲存便返扉，万里飘蓬双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欢话尽寒山在，残雪孤峰望晚晖。’即写此赠之。”此画初载《文学因缘》，为第六幅。后辑入蔡哲夫《曼殊上人妙墨册子》，为第九幅，又刊《半月杂志》第三卷第十三号，题为《危崖》。柳亚子《关于曼殊的画》：“查曼殊第一次至湖南，是1904年甲辰，到1905年乙巳暑假时还上海，第二次至湖南，是1906年丙午。参拜衡山无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的的事情，都无在癸卯的可能。题字上的纪年，一定是弄错的了。至早，当改为‘甲辰’才对。罗建业、文公直均认为“是年（癸卯）大师无游湘的可能”（引文见罗建业1977年1月18日自香港致柳无忌信）。杨德邻《锦笈珠囊笔记》“香山曼殊居士，姓苏名玄瑛。十年前，与余同任湘中实业学堂讲席。除授课外，镇日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画竟，辄焚之。忽一日，手筇杖，着僧装，云将游衡山，则飘然去矣”。据此，疑作于甲辰。

疑绘《岳麓山图》。•

时希圣《养澹斋随笔》：“曼殊大师，天才卓越，画法高逸，创作一家，以简淡胜，光绪癸卯（按：疑为甲辰），主讲湘中实业学堂，尝作《岳麓山图》，灵秀高耸，传神楮墨间，洵名绘也。”

冬，华兴会在湖南的计划失败，秦毓蓁

等出走。曼殊继续留在实业学堂任教。•

• 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及华兴会事败，余仓皇宵行，曼殊留长沙如故。”

堂三弟苏祖倬出生。•

• 参着《沥溪苏氏族谱》。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二十二岁

上半年，在长沙实业学堂任教，除图画外，兼教英语。将教学用之画稿四五十幅装订成册，题诗句其上。•

• 黄钧《书曼殊大师》：“明年，兼授英语，生徒渐与接近，更知其通日语，皆认为非常人，益尊视之。每授课，先学生至，重诵读，开卷略加讲解，即喃喃不辍。至全堂诵声大作，师以右手支颐，入睡乡矣。迨闻铃声，则开目微笑，夹书而去。习画时，先以印稿散坐众，别于黑板作图样，巡视行列，依次示以轮廓，无倦容。积稿四五十幅，装璜成帙。卷首题：‘落花不语空辞树，明月无情却上天’十四字，而略图意。末画梅花一株，题英文诗一首，忘其词。”有同学张子仲问曰：‘予犹忆诺克（Knock）之事呼？’余不解。曰：‘同学刘建烈者，即去年酣战武冈负重伤之刘克家团长也。某日，曼殊师授英语课，询以叩门之‘叩’字，不能答。师引之登讲坛，命书Knock，尽十数字，曰：‘忘之乎？’师曰：‘毕生不敢忘。’其教授方法多类此。”

6月（五月），邀学生十数人饮于青石街之徐长兴，并摄影留念。

• 黄钧《书曼殊大师》：“临去之前一月，招同学者十数人，饮于青石街之徐长兴，长沙著名之牛肉馆也。……是日皆据案大嚼，师旁坐不举箸，问之，笑而不答。食已，同赴摄影留别，师于所乘舆中取袈裟披体，则俨然沙门也。”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乙片照相，曼殊僧装坐中，旁坐者皆实业学堂优秀学生”。

暑假，离长沙去上海，访秦毓璠，嬉游玩乐，任意挥霍。•

黄钧《书曼殊大师》：曼殊“去之日，校中师友，送于湖水之滨，师披法衣，跌坐船隅，若有情，若无情，若有想，若无想，此意犹可仿佛得之”。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乙巳夏，遇曼殊于沪上，渠方自湘中来也（在上海曼殊寓处亦忘矣。其时清漪亦在沪）。……腰缠甚富，任意挥霍，食必西飧（在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处），夜则坐马车兜风（时上海尚未有汽车、电车）。有时亦叫局，吃花酒，但不甚说笑耳。如是者月余。”“余与曼殊在沪，相处月余，无日不见。曼殊所征之伎为迎春坊林氏，其名不记矣。”“曼殊在湘授课，月得薪水可二百余元，不使一钱，积一年，数诚不少。故乙巳至沪，任意挥霍，每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转辗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余曰：‘曼殊上人，游戏人间，其视金钱如粪土，宜也。’”

疑尝与陈仲甫（独秀）叙晤。*

*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1903曼殊离开上海，“我也匆匆他去，终于找不到曼殊的消息。一直隔了几个年头，我重到上海，有朋友在酒馆里请我吃饭，正在谈话的中间，忽然闯了一个和尚进来，却是曼殊来也！原来他是在别人处打听了我的行止而被他找到的。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坚决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却又自动的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此时的曼殊，一切颇和几年前不同。几年前说话很少，几乎不大开口，而此时却会高谈阔论起来。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朋友，而此时却朋友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从《画跋》“乙己，……寄怀仲子”可知，曼殊在1905年冬以前是见过陈仲甫的。如不是在伏冬之间由南京至杭州时可能中途在上海逗留过，则必是此次了。至于陈仲甫说的“几个年头”，恐是他记忆有误。

夏天，疑自上海至杭州。*

* 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夏后余赴粤西，曼殊谓将赴西湖，自此遂成永别。”按：曼殊当时有没有去杭州，还值得研究，各《年谱》根据秦毓璠《曼殊之少年时代》及《画跋》，都认为他先于秋至杭州，后于冬至南京。但据伍仲文介绍，他是暑假在南京遇到曼殊的（参看《曼殊杂记》）伍仲文的话是可信的。故曼殊如有到杭州，当在夏天；否则他是径直与刘三一起于暑假从上海去南京的。

旋与刘三（季平）自杭州至南京，在陆军小学任英文教员，同事有钟海航（镜寰）柏烈武（文蔚）、石丹生（国柱）、仲梁、戴鸿渠等。*

* 曼殊《潮音·跋》：“应聘……金陵陆军小学”。《画跋》：“乙己，与季平行脚秣陵”。1905年5月29日自日致刘三信：“回忆秣陵半载，对床风雨，意极可亲”。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刘三信：“深望我兄与海航哥于中秋节来此晤谈数日，以抒积悃。晤仲梁兄幸为我致意”。1907年七月自日本复刘三信：“拜读十八日来示，此五朵云之从天飞下，喜可知也。又悉诸故人无恙，大慰下怀。老哥停棹湖边，诗怀必盛，何不示我一二？得以愁余朗诵，如与君客秣陵景况也。……老哥与石君丹生同寓否？去冬，舟中与石君握别，行将一载，石君无恙耶？前月戴君鸿渠来东京游，与曼相遇，友爱如昔。”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柏烈武名文蔚，安徽寿州人。据郑桐荪言，亦曼殊陆军小学同事，与曼殊甚熟悉。”

时与陆达权（守经）、陆繁霜（灵素）来往。*

芝翁《苏曼殊与刘三夫妇》：“书中有写‘刘三、灵素两居士万福’，‘灵素夫人无恙’，以及屡提到的‘达权兄’，则为刘三的夫人陆繁霜，和她的哥哥陆守经”。灵素“在城东女学肄业时，刘三恰也在那个学校里当教员，师生感情很好。刘三原配陈氏……死后他才和灵素结婚的。”达权“和苏曼殊最相好，他两个郎舅对曼殊时常资助，所以每有提及，交谊自是不浅”。

参与筹办江南书报社，居该社北屋。曾拜会陈散原（三立）、陈衡恪（师曾）。时与伍仲文讨论佛教，社会等问题。

• 伍仲文《曼殊杂记》：“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仲文暑期言假，归自扶桑、濯之与俱。慨金陵失学者众，遍访同志于冶城。是时肄业江南水师学堂者，浙友封德三、周作人，蜀友刘历青，均积学有志之士也。曼殊亦适行脚来宁。皖友潘晋化主警政、闽友林凉生，乡友赵伯先、孙少江，悉赞襄军政，同邑学友章木良、濮仲瑩，从事教授。伯先、木良、仲文同为俞恪士弟子，恪师办理江南陆师学堂暨矿路学堂，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尝邀曼殊谒恪师，适散原大师曾同学在座，论文学，道佛旨，曼殊发议独多。继由恪师得交赣友李梅庵、刘嗣伯，均主襄学政，热心教育者也。伯先、少江时为徐因卿大所推重，为之曹丘者，京口陶宾南、朴青昆仲，佐理江南第九镇新军，主办征兵。曼殊与余尝两次与议，协助重译军制。余谓曼殊曰：‘佛子弟私参军制，得勿动杀机乎？’曼殊曰：‘以兵卫国必出自征兵制度，否则祸国殃民，不堪设想。参兹重译，亦一布施。’余深然之，而敬服焉。‘……适众友咸集，创办江南阅书报社，曼殊与余声气相求，天然契合，留宿是社，晨夕共聚，亦足乐也。’“夏雨初霁，晴空新月，适当窗际，掩映碧纱，实标真美。曼殊居北屋，南窗前陈列夜来香两钵，赤珊瑚一株，杂花香草，点缀其间，至饶幽趣。曼殊闲静寡言，挥笔遐想。余适至，窥其态，弗遽入。伊招我，遂入室。彼此相对无言，而精神实已深契。此静中趣，非笔墨所能形容。曼殊曰：‘社会复杂，人心不古，多自利，少利他。我佛平等，舍身救世，渡众生，登彼岸，世人弗察，无怪其

然。是社为利他计，设书报，俾众阅览，开风气之先，吾识其旨矣。’余曰：‘秣陵同志，互以自新自励，兼图众览，奚然利他。我佛慈悲，众生得渡，苏子皈依佛，抱大悲愿，愿闻教焉。’曼殊慨然诺。问余尝读佛经否？余曰：‘始观《佛学要义》，继读《大乘起信论》，实在槌植索途，未由悉其起信之因，云胡能信？’曼殊曰：‘世人事佛，金重文字，究其实际，即心即佛，我辈读经，渐增智慧，若贪读群经，不行佛心，是盲识，非正慧。愿静园居士，于此加意焉。我佛本无相，如以相见如来，非是，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无执著，能无执著，而后心无所往，所谓无我相、人相、寿者相也。能人我空者，方可言革命。余聆斯言，深有所感。窃以先黄心者，始可言革命，则行佛心者，始可言救国也。’曼殊曰：‘茫茫苦海，谁是登岸者？若彼蚩蚩者氓，鲜有人类常识，倘人各亲其亲，仁其人，爱其物，庶其困，而社会无不安宁，国家靡不治也。如何开发民智，培养民德，传授民业，均赖社会教育有以成立。尝见他得慈悲事业，日增月盛，其间国家设立者有之，或社会慈悲者，捐资合立之。如平民补习所，图书阅览所、贫儿教养院、职业介绍处、书报巡回阅览所，凡此种种，皆集社会教育者，相助探讨，协力研究，以期于成。愿中国同仁，发大慈悲，次第实施之。’余故曰：曼殊诗僧也，文学家也，南社社友多知之；曼殊慈善家而兼教育家也，曼殊旧雨，或不及知，特为补述用闻旧好。”

结识赵伯先（声）、章木良（一民）等。

• 伍仲文《曼殊杂记》：“余招社友三

四人，共话生平，苏、赵二子与煊。曼殊本寓社，是日午后伯先自京口至，初识曼殊。赵子曰：‘仲文告我，曼殊言行学问，已默识久矣。’苏子曰：‘我亦如子。’曼殊曰：‘金、焦、北固，峰峦叠翠，俯瞰江涛，所欣慕焉。’伯先曰：‘珠江流域，风景当佳，苏子欲游浮玉，他日冀同游之。’后至者白下一民（章木良别字），与曼殊、伯先亦初见。木良性近伯先，慷慨有大志，余邀之谈游学事，伊亦乐识苏、赵二子也。木良希曼殊说佛旨。曼殊曰：‘尝与仲文略道之。’余当将撮记曼殊言与阅。赵、章二子俱悦服焉。伯先曰：‘我饥甚，望主人饭我。’余旋促厨人，各脍肴数味，米酒一樽，各大嚼，纵酒高谈，旁若无人矣。伯先戏曼殊曰：‘和尚亦乐此佳肴，请问佛旨，能勿违戒条乎？’曼殊随答曰：‘我空，人空，宇宙空，我视无有物，今之罗列者，即为异日之灰尘，归诸太空，又何足异？且佛在心头，行在心后，抱佛心者，施佛行便是，食物穿肠，莫问精神修养，愿诸子心参之’。举座皆觉，微不默契。”曼殊《燕子龕随笔》：“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新军第三标统，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相过从，必命兵士携壶购板鸭、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也。”芝翁《苏曼殊与刘三夫妇》认为，曼殊与伯先，“二人相见恨晚”，“当时刘三亦居南京，三人相聚约有半载”。

绘《终古高云图》赠赵伯先。•

•《画跋》：“‘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百先属，曼殊。”柳亚子《关于

曼殊的画》“此幅我叫它《终古高云图》”。据狄君武说，曼殊画此幅送百先，百先死后，为其中表唐軼林所藏。軼林以影本送君武，君武又翻印一张送我。是1917年3月17日的事情。……原图无名，我因它上面有‘终古高云’一绝，所以就杜撰了这个图名，以便引述。”

绘花卉一方，扇面一幅赠伍仲文。•

•伍仲文《曼殊杂记》：“曼殊尝赠绘花卉一方，扇面一幅。。扇面古佛，息静松下，嵒岩冷泉，法参中外，可追世宁、云从矣。背面王伯涵书佛经。不意于民元前失去，惜甚。”

与伍仲文游同泰寺，合作五言“联句”一首。•

•这首联句录自伍仲文《曼殊杂记》（见柳亚子《曼殊余集》第五册附录四《史料类》），后收入《曼殊余集》第一册《诗集之余》。据伍仲文介绍，1905年暑假，他本人自日本回至南京，“曼殊适行脚来宁”寓江南阅书报社。一日，“余邀曼殊登鸡鸣寺，远眺钟阜、幕府、卢龙诸山，近瞰北湖，荡涤尘怀，纵谈往事，亦一乐也。曼殊欣然同往。寺门位于山颠，携杖比步而上，少年健步，且谈且行，意至爽适。三豁楼茶叙，俯视北湖，田田碧叶，出水芙蓉，掩映山光，招来游子，偏舟容与，何必西湖。曼殊曰：‘动我诗兴矣，仲子盍联句乎？’余曰：‘子宜倡之。’曼殊应声得句：‘赫赫同泰寺，萋萋玄武湖。’……是游兴尽归社，已万家灯火矣。”（《曼殊杂记》）伍仲文说的曼殊“行脚来宁”，在时间上与各《年谱》所说不同。各《年谱》据秦毓璠的

“夏后……曼殊谓将赴西湖”（《曼殊之少年时代》），蔡守的“乙巳之秋”的“一日”在灵隐前遇曼殊（《题〈泛舟西湖图〉》），以及曼殊的诗句“几树寒梅带雪红”（《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来推断曼殊离开杭州去南京是在秋后。其实，秦毓璽的“将谓”是虚浮之辞，蔡守的“一日”是概略之语，均不足以作为推断准确时间的依据。而曼殊的“寒梅带雪”写的显然是冬天，与蔡守说他“外虽云衲，内衣裘织贯头”（《题〈泛舟西湖图〉》），颇为吻合。查曼殊的著作，虽然《画跋》和《潮音·跋》都只提及自己于1905年与刘三应聘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并无说到具体的日子。但透过《燕子龕随笔》关于常与赵伯先“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的记载，则可以肯定不是冬天在南京。而且，据伍仲文说，曼殊与赵伯先认识是由他介绍的。（参看《曼殊杂记》）伍仲文是当事人，他的回忆有情有节，不会错。至此，实际情况可能是：1905年夏天，曼殊自上海到杭州，旋与刘三至南京，逗留了“半载”（参看《画跋》及1909年5月29日自日本致刘三信），于初冬再去杭州。如此分析成立，则据伍仲文说：自游同泰寺，“从兹别曼殊，无缘再见”（《曼殊杂记》），可以断定，这首联句作于伍仲文暑假将要结束，计划离南京赴日本上学的时候。按学校秋季始业的常规，当在8月中下旬。

绘《登鸡鸣寺观台城后湖图》、①《白门秋柳图》、②《为刘三绘纨扇》。③

①此图刊于1908年日本东京《天义》第16、17、18、19四期合刊。后辑入《曼殊妙墨》，为第十三幅。据《画跋》：“乙巳，

羁秣陵，偕季平登鸡鸣寺，观台城后湖，百感交集，画示季平。”当为1905年夏秋间与刘三共事于南京陆军小学之时所绘。画内有蔡守题记：“‘己酉秋八月既望，曼殊上人过沪出是册，委守夫妇为之题识。诘朝，佛子来蕉过我，读之，折服难极。遂题长事焉。曼殊因以是帧把似佛子，并命守识之。八月二十四日也。’‘剩山残山一角，寥落。何处辨华髯，有人凭槛泪交垂。怎么知？怎么知？调寄《荷叶杯》，成城绮声。’”

此图载于柳亚子编《曼殊全集》（北新本）附录一。据刘三《赠曼殊》：“贻我《白门秋柳图》，自注：‘与上人同客金陵，上人手绘是图，精妙绝伦’，及在图上所题词：“十年前与曼殊同客秣陵，写此寥寂之景，后游西湖，仿佛遇之。甲寅（1914年）八月，士谔见而激赏，即以奉赠。刘三记于黄叶楼”等资料推断，当绘于1905年夏秋之间无疑。关于这幅图的下落，柳亚子《关于曼殊的画》说：“此图今藏陆士谔处。士谔即刘三夫人陆灵素女士的哥哥，也是曼殊友人陆达权的哥哥。现在上海行医。”薛慧山《苏曼殊画如其人》说：曼殊“为刘三作的《白门秋柳图》，传到陆士谔儿子陆清洁手里，竟在兵荒马乱中失去了。”郑逸梅《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某岁刘三抱病，请陆士谔医师诊治。陆士谔不受他的诊金。刘三病愈，没有什么报答他，便把《白门秋柳图》作为酬谢品。士谔的儿子清洁瞧见了喜爱得很。这画就由清洁珍藏。清洁行医杭州，画带到杭州去点级他的医寓。不料抗战军兴，清洁仓皇避难，这画失诸兵荒马乱中了。”

③此图载于《曼殊全集》（北新本）附

景一。《画跋》：“‘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刘三命画，曼殊。”所录谭嗣同《潼关》诗与赠赵伯先的相同，故疑绘于1905年夏秋之间。图内尚有刘师培题词：“旧游如梦江淮海，为我相忘形影神。四海风尘艰泪涕，中年哀乐损天真。江山如画常宜我，花月无情又入春。漫说桃源堪避世，武陵犹有问津人。季平先生属书，光汉。”

结识秦淮歌伎金凤。•

• 柳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民国纪年前七年（1905），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教书时，尝与秦淮河上伎人金凤相识。”

秋后，至杭州。绘《西湖泛舟图》寄怀陈仲甫。•

• 《画跋》：“乙己，泛舟西湖，寄怀仲子。”此图初载《文学因缘》，为第八幅。后辑入《曼殊妙墨》，为第四幅。跋语被蔡守改为“乙己。拿舟金牛湖，寄似仲子。曼殊。”又刊于《半月杂志》第三卷第二十号，题为《拿舟金牛湖》。此外，尚有蔡守一段跋语：“乙己之秋，著书被议，避地如孤山。一日，过灵隐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外虽云衲，内衣纛织贯头，眉宇间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不得已而为之也。今读斯图，知曼殊是岁亦客西湖，因语曼殊，遂知当日所见，固曼殊也。去秋读《文学因缘》，恨未相见，詎知五年前已识之矣。守记。己酉（1909）八月。”可知，曼殊到杭州当为秋后。

作《住白云禅院作此》。•

• 此首七绝初刊于1912年5月1日上海《太平洋报》副刊《太平洋文艺集》，原题开始处还有“八年前”三字。后刊于1914年5月《上海南社丛刊》第9集，及1915年5月15日上海《正谊》杂志第一卷第八号。柳亚子《曼殊诗年月卷》认为，此诗“应为1905年乙己的作品。根据《画跋》，曼殊是年曾游西湖，可为旁证。”柳亚子的说法是对的。但他一直认为曼殊“入秋至西湖，……旋游金陵”（《重订苏曼殊年表》），则此诗当为秋天所作。其实，曼殊到杭州应在赴南京之后，加上从蔡守《题〈泛舟西湖图〉》所说：“乙己之秋，……一日，过灵隐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外虽云衲，内衣纛织贯头”，以及诗的第二句“几树寒梅带雪红”看，无论是穿着，无论是景色，都应该属冬天作品。至于白云禅院，即白云庵，又名漪园。曼殊1908年月日自杭州致刘三信：“白云庵在雷峰塔下”。许瀚《西湖雷峰塔下之白云庵》、吉丽《西湖一胜地》：雷峰塔东麓，由月下老人祠出，退若干步，得门而入，即是白云禅院。“禅院之外观，虽非若非若何崇宏壮丽，能吸引游人。然其雪白围墙与圆圆月洞门，固已充分表暴其内部幽静之妙也”。辛亥前后，“为浙江革命大本营也。”平智础1934年5月30日自香港复柳亚子信：“白云庵方丈，原为德三和尚，光复会同志，甚重侠义者。至于现时之意周和尚，当时尚在读经习字，不理庵中事务，今为该庵住持。”

疑绘《剑门图》。•

• 《燕子龕随笔》：“山寺中北风甚烈，读放翁集，泪痕满纸，令人心恻。最爱

其：‘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绝。尝作《剑门图》悬壁间，被香客窃去。”查曼殊履历，1913年《燕子龕随笔》发表前，于秋后居山寺的只有1905年，据“山寺中北风甚烈”句，且联系其时与德三、意周和尚往还，绘有画幅，疑作于此时此地。

二婢张氏在沥溪去世。

• 参看《沥溪苏氏族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二十三岁

初春，至长沙，任明德学堂图画教员。居开福寺，人称之为“苏和尚”，与胡子靖（元琰）等同事，学生有陈果夫等。

• 飞锡《潮音·跋》：“应聘长沙……明德学堂。”陈果夫《曼殊大师轶事》：“光绪三十二年，苏曼殊先生到长沙，住永福寺（按：应为开福寺，下同。）。（同住者尚有二人，问葛士家叔，或尚能记忆。）明德学堂校长胡子靖先生延其教授图画等课。我在该校小学乙班读书，得识先生。因为外省人，相识更易。我与家叔曾经永福寺拜望他几次，所以更熟。那时我年十五，初学国画，先生每次把笔，并特别画一张小图画给我临摹。记得他画给我有好几张，我当然虽然宝藏起来，但到现在，实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离开了湖南。他在湖南，大家称他为‘苏和尚’，并晓得他是一个真和尚，懂佛经最高深的意义。并且

知道他是一个怪和尚，也是一个酒肉和尚。至于他离开湖南之原因，则不得而知了。”黄钧《书曼殊大师》：“越一年，重来湘上，时方大暑，余与同学于灯下温习旧课。见师至，大喜，争相问讯。师手蒲葵扇，微笑点首，谓将杖锡衡山，归再谋一会合也。”

绘《渡湘水寄怀金凤》。

• 曼殊1909年5月29日自日本致刘三信称此画为《渡湘水寄怀金凤》。《画跋》：“乙巳，与季平行脚秣陵，金凤出素绢索画，未成而金凤他适。及后渡湘水，作此寄之，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耳。”此图辑入《曼殊妙墨》，为第十八幅。后刊于《半月杂志》第三卷第十四号，题为《风柳图》。图内尚有“恼杀秣陵春，春随樊素去，却似絮因风，飘泊问何处？守一题。”薛慧山《苏曼殊画如其人》：“一僧荡舟湖中，芳草碧柳，迎春而舞。”据“后渡湘水”一句，当为1906年春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时绘。

夏，应刘师培邀请，至芜湖赭山皖江中学任教用名“苏澍”。结识邓绳侯（蕲孙）、江彤侯（一木）、陶成章（焕卿）、龚宝铨（微生）以及卢仲农、张伯纯（通典），朱谦之等。

• 《潮音·跋》：“应聘……芜湖皖江中学”。曼殊与邓绳侯的关系，见《画跋》：“怀宁邓绳侯蕲孙，为石如老人之曾孙，于其乡奔走教育。余今夏至浣江，就申叔之招。始识先生，与共晨夕者弥月。”与江彤侯的关系，见1906年10月自杭州致卢仲农、朱谦之信：曼与江君彤侯“为至友”。

与陶成章、龚宝铨的关系，见1906年10月6日自芜湖致刘三信：“焕卿、薇生与曼，日间当拂袖去矣”。与卢仲农、朱谦之的关系，见1906年10月自杭致卢仲农、朱谦之信：“北风遽起，仓卒离群”，“曼前于芜得疾，至今尚未脱体，芜约难践，公等慈悲，哀愍此病头陀否？”“贤如二公，尤不能使人无责备也”。与张伯纯的关系，见1912年4、5月间自上海致张默君信：“尊翁亦十余年阔别，都弗闻动定，思念不置”。张默君《先考伯纯公行略》：“岁乙己（1905），应友人公推，监督皖江中学名士，而富革新之志者”。

疑参加“光复会”。

• 曼殊参加“光复会”事，据《复旦学报》1981年第二期董炽昌《鲁迅参加光复会的旁证》载：1945年由老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女）任会长所“中兴”的光复会，号称有十九万会员，该会所编的书中载有《光复会通令会员》云：“光复会通令会员，……尊奉苏曼殊同志为文化导师！”故疑曼殊曾加入光复会。另忘机《记苏曼殊》：“上人念念不忘浙江，似与光复会极有关系，我亦闻之于白云庵主持某君。其序秋瑾遗诗，谓‘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为四方请命，近日一大公案。’可惜光复会以陶焕卿之死而星散了。则上人与我相同之外，除鸳鸯蝴蝶外，复有参加光复会与寄期望于陈独秀之二事”。平智础《书尹维峻女士》：“尹氏姐妹（锐志、维峻），平日与曼殊甚默合。曼殊归国，本寓锐进学社，因交通不便改迁。壬子、癸丑两年居沪时，时相过从。”陈去病1928年7月5日复柳亚子信：“曼殊与浙江光复会同入最稔：若秋瑾卿、若陶焕卿、若龚未生、若尹维峻、

若王文庆诸君，类多莫逆，惜今多作故，其存者唯沈复生耳。”罗建业1977年1月18日自香港致柳无忌信：“曼殊1904——6年间执教于长沙、南京、芜湖等地各学校任职都甚短暂，真是席不暇暖似的。颇疑他的教书只是一个幌子，实则秘密干着革命工作。须知邀请他的人如秦毓鎰、张继、赵声等辈都是革命巨子，曼殊能置身其外吗？”光复会为1904年11月由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国的龚宝铨等，与江浙一些革命志士共同在上海发起成立的组织，当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相继加入，成为该会领导骨干。曼殊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向持反满的民族思想，时又与龚宝铨、陶成章等人共事，加上上述记载，完全有参加光复会的可能。

暑假，至上海，会晤刘三，结识柳亚子（安如）、高旭（天梅）、陶遗（道一）、朱少屏（葆康）等。

•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曼殊和我相识，在1906年，可惜第一次相见的情形和时地，现在竟完全忘记了。……我和曼殊的相识。记得是由申叔介绍的。而我的认识申叔，即在这一年的夏天，是他从上海将要去芜湖时。第一次见曼殊，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再不然，我九月初还去（乡间）后，冬天曾到过上海一次，也许就在鼎吉里见到曼殊吧”。高天梅《怀曼殊》：“乞写《万梅图》赠我，一花一佛合皈依”。自注：“去岁（1906年）海上相晤。许绘《万梅图》，继而往东，未见寄下，时系我怀思也。”

夏,与陈仲甫东渡日本寻河合仙,不遇。*

*曼殊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致刘三信:“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柳亚子《苏和尚杂谈》:“在暑假中间,曼殊曾偕仲甫还去过日本。据周作人先生译本《河合仙〈曼殊画谱·序〉》:‘去夏始得卷单来东省余,适余乡居,缘慳不遇。’此序是1907年做的,所谓‘去夏’,就是1906年的夏天了。”沈燕谋《燕语》:“陈仲甫语余,某年仲甫与师同渡东海,月明之夜,师忽检取行篋中小盒杂物,投诸大海。事毕归寝,痛哭经夜。次日,仲甫举询其故,师终未道原委只字也。”查曼殊与仲甫同行东渡只此一次,故疑此事发生于此时。

在东京,结识章太炎(炳麟)。*

*曼殊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致刘三信:“太炎先生现寓东京新宿,兄处常通信否?”柳亚子《苏和尚杂谈》:“曼殊和太炎相识,应在此时”。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丙午,复至东京,与章太炎,刘申叔同居。”

疑结识汪东(旭初)。*

*汪东《铅槩余录》:“余十六岁时,于日本东京识曼殊上人,夷服修发,不知其曾受比丘戒也。为人寡言笑,无喜愠,淳然天真,以是人乐与亲。余方从革命诸巨子游,高揖群伦,猛气如虎,及见曼殊,则亦心折。”

初秋,在须磨海岸送水野氏南归,并绘

图以赠。*

*《画跋》:“丙午初秋,须磨海岸送水野氏南归。”此图载《文学因缘》,为第三幅。后辑入《曼殊妙墨》,为第二十二幅,图内尚有“离魂随客去,和月逐帆飞,纵被风吹醒,江头亦懒归。守,守一题”。薛慧山《苏曼殊画如其人》:“一僧立海滨眺望白帆”。查曼殊1906年夏天与陈仲甫东渡日本,于处暑前归国,故约绘于该年7、8月间。

8月下旬(七月初),与陈独秀自日本回上海,拟访刘三,因病未果。*

*曼殊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致刘三信:自日本返国,“过沪时因小疾未尽脱体,不克趋候高斋,细谭离绪,不能使人无拂郁也!……少甫兄(按:刘师培假名金少甫)同住山顶,体弱异常,日以颀颀”。

再至皖江中学堂,因学校闹风潮,未有上课。*

*曼殊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致刘三信:“至处暑,始抵皖江。……此间学堂俱已开学,但须待来月方可上课也”。

中秋前后,与邓绳侯、江彤侯同游南

京。拍“白门尘照”留念。*

*曼殊在“中秋前四日”自芜湖致南京的刘三说:“久未蒙赐答”;在“中秋后四日”自芜湖致南京的刘三则说:“仓卒为别”。显然,在这几天内,他曾去过南京。至于与何人同行,据陈佩忍(去病)所藏有

曼殊在南京与(邓)绳侯及江彤侯合摄题有“白门尘梦”的小影,内附识云:“此曼殊大师在南都时与怀宁邓绳侯(藕孙)、歙县江彤侯炜两君所摄之小影也,藏之且二十多年矣。……丁未八月,大师来沪,以此影见赠”。加之邓绳侯《忆曼殊阿阇梨》有“酒家三日秦淮景”句,可证他们曾一起同游南京。

在南京,曾会晤刘三。可能见过海航、叶澜、仲梁。*

• 曼殊1906年9月13日自芜湖致刘三说:“深望我兄与海航哥于中秋节来此晤谭数日,以抒积悃”。可知海航与刘三当时在南京。又1906年10月6日自芜湖致刘三说:“海航、青漪两先生均此”,可见叶澜当时亦在南京,而且刚与曼殊相见过。

绘《疏柳孤僧》寄刘师培。*

• 《画跋》:“丙午,重过莫愁湖,画寄申叔。”原载《曼殊妙墨》,为第二幅。后刊《半月杂志》第四卷第五号题为《疏柳孤僧》。此图该绘于中秋前后。郑逸梅《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画作远山衰樾,水波浩渺,垂柳板桥间、沧日一小舟,僧人立堤畔似欲唤渡,意境很超脱。墨笔不设色,更觉高古。原来这画是画给刘申叔的。申叔也常寄寓邓秋枚的国学保存会中,申叔留画会中没有携去,后来申叔病故,画归秋枚保存。数年前秋枚逝世,画为其弟秋马所有。秋马喜欢搜罗明人尺牍,我把旧藏一部分明人信札赠给他,他慨然把这幅《莫愁湖图》让给我,我就请吴眉孙老诗人题写了几个字,配着镜框,悬挂在我的纸帐

铜瓶中”。

绘《绝域从军图》,请刘三书龚自珍《漫感》诗其上,赠赵伯先。*

• 《燕子龕随笔》:“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新军第三标统。……别后作画,倩刘三为题定庵绝句赠之,曰:‘绝域从军计偶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按:此诗题为《漫感》)。”从“别后作画,倩刘三为题定庵绝句赠之”句看,疑作于此时,因曼殊别伯先后,首次与刘三在一起的就在这个时候。柳亚子《关于曼殊的画》:此画“是曼殊画来送给百先的,囑刘三题定庵‘绝域从军’一绝于上,我就叫它做《绝域从军图》。百先故后,此画不知下落了。”

10月4日(八月十七日),自南京返芜湖。与陶焕卿、龚宝铨离芜湖往上海,拟入留云寺为僧,不果。*

• 曼殊1906年10月6日自芜湖致刘三信:“仓卒为别,颢颢无已。昨日到芜,此间风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焕卿、薇生与曼日间当拂袖去矣。”又1906年10月自杭州致卢仲农、朱谦之信:“皖江风潮,一至于此,夫复奚言。……徽州诸公,必欲将总理(按:邓绳侯)毆死,卒至大局无可收拾,反谓总理破坏学堂”。1906年11月9日自上海致刘三信:“曼前离芜时,已囊空如洗,幸朋友周旋。不致悲穷途也”。1906年10月23日自杭州致刘三信:“日间当返中,如可偕留云此愿,随蒲团上具有华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

10月21日(九月初四日),自上海至杭州,住白话报馆。友人留在佛教公所,不允。*

*曼殊1906年10月23日自杭州致刘三信:“曼前月过沪小住数日,至月初四日,停棹西湖,盈眸寂乐。杭中诸公力留于佛教公所。曼恐爽留云之约,故未允之。陶成章《浙案纪略》:丙午“九月初旬,成章、味荪(按:龚微生)偕其友苏曼殊由皖旋浙,旅居于杭州城内白话报馆”。

10月26日(九月初九日)离杭州去上海,住美租界新衙门北首和康里第四街,即爱国女学校,用名“苏文惠”,认识徐紫虬。境况窘困。拟东渡日本,又拟南返故乡,均不果。*

*曼殊1906年11月9日自上海致刘三信:“自初九日由杭返沪,举目无亲,欲航海东游,奈吾表兄尚无回信,欲南还故乡,又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无可奈何,迁往爱国。目下剃头洗身之费俱无。嗟夫!长者,情何以堪?今不得不再向长者告贷三十元,早日寄来美租界新衙门北首和康里第四街爱国女校徐紫虬转交苏文惠收”。

时到四马路时报馆探望包天笑。*

*曼殊1906年10月23日自杭州致刘三信:“赐教乞寄:上海四马路时报馆包朗生转交”。包天笑《剑影楼回忆录·集会结社》:“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

‘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会晤刘师培,得邓绳侯赠诗《忆曼殊阿闍梨》。*

*曼殊1907年7、8月间自日本致邓绳侯信:“前此由少甫拜读居士赠诗,未能忘弭”。又《画跋》:“余离皖之沪,月余,申叔亦来,出先生(按:邓绳侯)赠余一绝云:‘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11月底12月初,迁往八仙桥鼎吉里四号夏寓,即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总部,自学梵文。*

*曼殊1906年11、12月间自上海致刘三信:“曼顷已由爱国女校迁来法租界八仙桥西江路鼎吉里第四号夏寓,赐教径寄来此处。惟此处住址因友人约守秘密,故乞长者秘不以告人,幸甚!曼此后行止尚未有定。比来寂处小楼,学梵文耳”。

12月中下旬(十一月中旬),离上海,旋即返。*

*曼殊1907年1月5日自上海致刘三信:“曼抵沪一周,无一事足为长者道”。

绘画寄邓绳侯。*

*此图刊于1908年《天义》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册合刊的副刊,后收《曼殊妙墨》,为第十幅。《画跋》:“怀

宁邓绳侯先生菽孙，为石如老人之曾孙，于其乡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识先生，与共晨夕者弥月。后余离皖之沪，月余，申叔亦来，出先生赠余一绝云：

‘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月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今别先生不觉半载，积素累椽，云何不感？画此奉寄。丙午。曼殊记。”据“今夏”后之“半载”，按计算当绘于1907年底或1908年初。但从曼殊1907年7、8月间自日本致邓绳侯信却称此时称为“违侍半年”。而且直到1909年春给邓绳侯信才说：“拜

别累年，……闻以蛰（绳侯子）兄夏期返国，届时当勉作画一幅，顺托带上，以达万里之怀，非敢言画也。”从记载曼殊送邓绳侯画只此一幅，然却能在1908年《天义》上发表，又能载入《曼殊妙墨》，真不知怎么回事。看来是此画于1907年底绘就，一直带在身边，而从来未有交到邓绳侯手。

堂七妹苏社荷在沥溪出生。•

* 参看《沥溪苏氏族谱》。